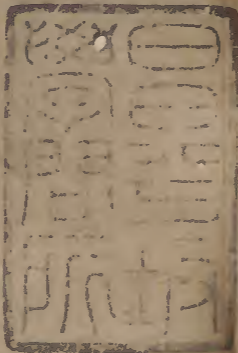


麟經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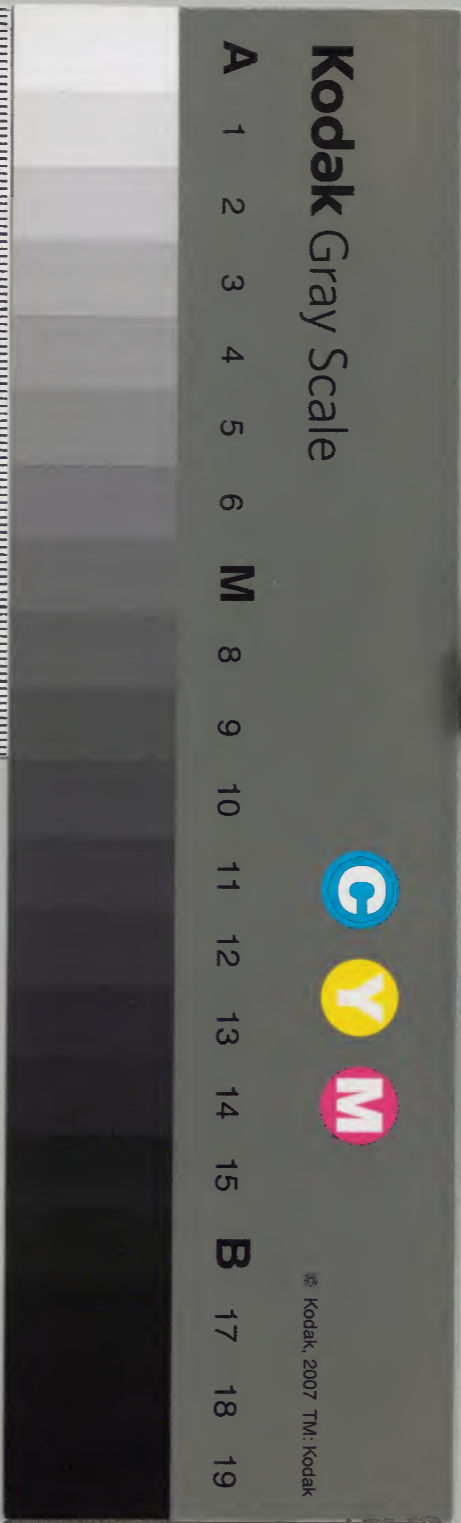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六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三		
兩	九		
	一		
七	四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三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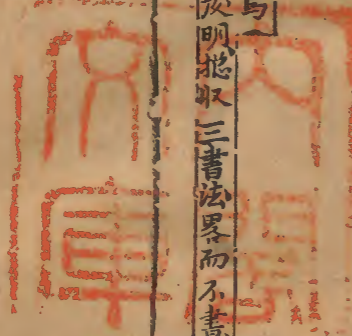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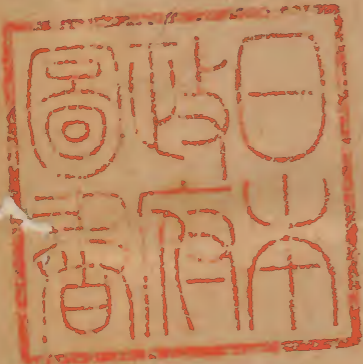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93
冊數	14 ( 13)
函號	275 71



淺草文庫

昭公下

三、華向奔楚  
往於宋臣去國詳罪夫繼之皆為  
依傳將宋人堵侯楚子及眾  
燬明地取三書法畧而不書不  
書其救宋也



春秋胡傳卷之二十六

昭公下

辛景王二十二年  
巳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齊景二十

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  
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齊侯伐莒 庚

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毋  
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據其國都  
以叛此必誅不救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  
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  
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逆賊而

昌間

經於望國梅武而以七本示戒鳥一  
非地固粒，故臣事行亦輕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而所主  
者主字正与本字相友，馳射擊刺之末字，正与本字相友  
與者何以竟為句，猶云如禮何如樂何也，要將竟之本意，得  
得極明，自然見得，與國毫無干涉，于滋了，甲昔君臣與宰如  
此臨時專行，持其常耳，不可以未竟則其君之云，方竟則專  
行云云分服，昭公凡三竟，大意在臣專行，故胡氏於紅  
首發之，而帶不時不地，比蒲濬有婦氏喪，故不思君於比蒲  
祭之，蒙君臣之借，窮末之及也，故於此祭之，此傳總註三竟  
非專註昌間也，凡此類當通融看。

望國

望國味軍政之本，即履兔也，蓋矣  
蒐春事也，或以秋或以夏，則非時，太野常所也，或於紅，或於  
比蒲於昌間則非地，撰過二意，隨將杖臣專行，畧做到平日  
失軍政之本，本作同單。  
或加作，南門君三卿伐莒，臣國費，事作其君臣降三膠也  
君臣比八切。  
○城濮，區來同三竟，隨出此同。  
即伯事以律，豈免而知其昧，君政之本矣。  
城濮有札，以兵言魯之無札，以君臣言，傳接晉事，以明三綱  
為軍政之本，而責魯之君臣，自情三綱何取於治軍為也。

以乎魯得失對言，宜以晉文做起倒，三竟作上此，只說大章  
以示札，不必添納王伐魯事。  
○三竟，二雲。  
經於海武，其皆其務求焉。

鞅叔弓子

既因使而紀王室之喪，正本之意也。  
既曰京師者本也，而又曰可公則公，可家則家，皆正本以及  
天下之，又蓋定借自是有天下者，第一件事，必其可公，然後  
以達節多校，不然則必以居正為大故，却突以下，只就家天  
下說，而無易樹子一句，極重，此乃家天下要訣，責景王全在  
此。

伐山戎

治有所宜先，而舉遠勝外者，晉失矣。  
主治外者先，而治遠者先，自近二句，上傳云，舍近政而貴  
遠，畧下傳云，外寧必有內憂，雖字眼甚切，然本傳內外遠近  
皆以京師對天下而言，而本正本，亂皆指太子說，今責齊桓  
晉斥不治本，與意不合。

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苟吳齊死何忌  
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矣  
南里者，訛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華  
楚者，不待賤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  
見矣。

見矣

大蒐于昌間音註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  
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  
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  
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札，知  
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  
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魯國，其君則設兩  
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  
雍徹其幸，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

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音註  
所書為後戒之意也。音註  
有札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  
二十八年。○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  
也。而漢祖遂王見前  
漢書高祖三年本紀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音註  
景王崩子王猛立  
是為悼王是冬卒

弟敬  
王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音註  
叔鞅叔弓子  
如京師始此

葬景王室亂音註  
周亂不書，亡王室亂則  
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患

襄之世子，頹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秦  
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  
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  
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子以生 紉聘 陽生入

經明神繼之義而大致意於宗天下者焉  
傳原以達即墜示 不正宜將 札聘命隨入 同生 居正為大  
意而以實與 陽生足之 概於正本 以及天下之 以須知此傳  
題總在書法上愈意

因于同生 札聘題已見同生傳 故摘陽生比代之 謬矣  
同生 實婦 陽生入

春秋歷示 居正之義 家天下之義 明矣  
摠以可家意 起以同生 股另說下 二股串流 摠於正本 意即  
以同生 貼王猛 却實 貼于朝 陽生不可 廢 貼景王 似項

實婦 陽生入  
春秋兩致意於 嗣國者 而正本之 義明矣  
二套嫡 一奪長 皆非 正本之 義 然 須就 聖人 書法 上 悅 不 用  
斷罪 語

子同生 鞅如京  
春秋重國本 既正始 以示 法 復 因 變 以 示 戒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  
有夏乃有室大統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  
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  
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  
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  
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訊國本之不  
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  
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  
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  
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  
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  
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  
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  
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  
王室亂於後其為  
來世法戒明矣

猛居皇

項置君之權在工匠而忽本者之罪見矣  
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勿本所致也收以字居皇意照傳後繳

加之  
加士朝主猛雖正而無死云云若矣一段摠叙混作  
以四國伐 以年萎 以豹婦 加居皇倒作

恩規專制之事皆義之所禁也  
能左右能取能死生為索以者不以者也為斷  
以楚伐 以監奔 隨易皆同

經重土地甲兵之權而兩惡夫專制者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竟

猛未踰年稱  
王成猛之為

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  
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  
之為

王猛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日以能左右之  
也地而日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日以能死  
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  
乎小劉盆單旗臣也為為能以王猛乎猛  
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  
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大子壽  
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旬皆其  
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  
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  
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  
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  
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

入王城  
 春秋表王儲之正而深致戒於臣之專焉  
 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名不當稱非名無以明嗣君只  
 提過上下舛逆不可死：責劉單須就時常其愛上用慨嘆  
 語發寔戒意為得再書以王所謂發詞非專指以字也  
 加居皇只照再書：法如車○加及孔父變例以明其分之  
 正一節作  
 搭盟自止主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為句齊桓劉單分

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  
 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不  
 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  
 于皇者明其有士當得位之稱也  
 聲王居無咎  
 渙九五象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音註王城郊

于皇言失京師也入  
于王城言始京師也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  
 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  
 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  
 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  
 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  
 若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  
 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  
 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

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  
 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  
 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  
 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音註

冬十月王子猛卒音註按通鑑王猛為庶弟子朝所弑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敬王二十有三年音註置頃七齊景二十九衛

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二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音註叔鞅叔弓之子輒之弟也

廿一執叔舍  
內臣不居於外以其禮立身可知矣  
見舍至德却未與抗宣子不為威傷止申也拒獻子不為利  
疲

圍郟

伯主失勤王之義終以微詞著罪焉

只重不親往徐豈帶說晉為方伯句不可忽言其義無可碎  
也

○首止 圍郟

春秋詳畧伯國之竹事律以尊王之義也

以勤王尊王之義字句 出將此句提超分作齊桓襄王晉  
頃敬王上書重詞復正與下不書大夫不稱師相反

庚與奔

春秋他存外君之出為不仁若戒也

庚與奔 匡外公嘗奔齊至是庚與奔魯而郟公復歸魯要叙  
得明原主一惡之一微之分作但微之也傳末說明即家氏  
註郟公在喪不戚亂臣特以為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  
也亦多擬不如重庚與不仁一意而郟公依傳帶後為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郟音註 郟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  
樂徵齊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郟郟子  
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  
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  
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  
省視器共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義  
若是乎書晉人圍 音註 躒即狄反微知陵  
郊而罪自見矣 音註 反守手反見音現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音註 悼公卒弟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音註 齊納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荷鑄劍必試諸人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

盟南位 浮來同圍郟事庚與奔入

詳春秋微詞之義而可以達王事矣

微者名信不登於史策也達王事句要發達通也言其位其  
事其人自謂于王事則書之列貴賤者存乎位爵得失者存  
乎事美名者存乎心

雞父敗獲

不書楚：原未交兵也非書法只序明事案中書爵書名書

戚亦是解事實書法在不言戚某而言某戚上要之吳詐勝  
胡沈自取俱不重只点起倒書其敗不以國分二段作要發  
顯沛必於是意：原國家顯沛時便把君臣名分作要發不  
知顯沛者一時之變君臣者乃世之常顯沛且不易况平時  
乎此正所以熄平時之亂萌也

戊辰吳僚敗頓胡沈蔡 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于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音註 雞父楚地

蓋微舒玄孫鬻言入聲○夷狄交相敗不書  
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胡于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鬻自入春秋末之有也

與來奔齊人納郟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  
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  
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  
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  
郟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  
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  
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 音註 好呼報  
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音註 反惡鳥

友故

經紀外夷詐勝而運分之意寓焉

雜父

傳中穆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原為引起下句不重責吳只

倒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詐勝只作事實叙過

穢遂矣師梁亡去同雜父敗獲

經於二君被禍紀之以自取之例為

倒胡沈作役屬於楚有不自立意恐師以出有妄動意皆不

能守禮也

戰韓獲大棘獲雜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被禍而致意焉

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作上二比配入流水

帝黃滅者一國之詞獲者一人之詞

○居狄泉

春秋於能立之嗣王而別其分之正焉

不言立是正意直稱居於狄泉只著其能立之寔耳詳詳見

下

立朝 加居狄泉只办起處

世臣援立非人終者權之成焉

以朝之書立為不常立提起倒尹氏作

居呈 居狄泉

終著嗣王強弱之迹而均乎其分之正焉

傳首立均不立也向極重是三人斷案所引王猛教王不

書立二昭正以必朝之書立為不常立可見此二比只重

不言立見其當立為是其未能在立又能在是事安不重能

立在不持大臣之援上直稱居與稱以相反

歸昭名非安救字是於洮入分蔡立爵分尹車伐鄭于分

立朝氏非

春秋十六卷

五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  
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僭六國  
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  
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  
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  
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  
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  
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  
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  
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晳沈子逞滅  
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  
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  
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  
死曰滅胡子晳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  
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  
獲鄭獲宋卒元生也吳獲陳夏鬻死也書  
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  
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音註 喪息浪反

天王居于狄泉音註 狄泉地關○居于狄泉

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猛之母弟句也居于

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土書

曰天王居于狄泉

泉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音註 此尹文公國周世卿也

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

莫之與矣王子不名唯卒名之非卒也而名

之者與也是故政衛書子

突奔名子瑕立名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

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

春秋十六卷

六

同上尹子尹氏，虛補綴也。此題與柳繼子奪題相似，須認出南季字突，救字盟，沁人翟泉人，只就稱字，稱人二例，中具見名，分是非。

○如晉有疾，復為叔孫故。殺內君事伯之耻，訖其不自耻也。公之至，淚而不得入，至四次，小寔是可耻，聖人欲諱之，而不可得，因他第五次，偶因有疾而返，不是見却，遂書之，免他一次之耻，以為可耻而復之，便是賤詞了。第五次，數目亦不可遺。受制，叔孫意輕，不可與見陵，方伯並傳是通倫時事，耳不自強，雖就平日說，全要根耻字來形容，他安于危，危周公之宵，千乘之君，正形。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以周公之胃，千乘之君，勢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疢，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廿九

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疢，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癸敬王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公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音註：仲孫獲，孟僖子也，獲俱縛反。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

宋他可耻，說因其可耻而責其不自強，便通考說因其不自強故持殺其耻以罪之，便不謂。如晉復二，如晉至五，如晉復十二，如晉復十三，如晉至十六，如晉復廿一，如晉疾廿三。內君屢見辱而自求春秋殺其耻以示恥焉。倒作重，不得入上。○如晉至十六，如晉復廿三。內君無自強之志，春秋既諱其辱，尤殺其耻焉。十六年，如晉至，是見止之終，胡氏搃五，如晉而一，發傳故五，如晉重見止，此年至河，復是不得入之終，胡氏搃七，如晉而一再，發傳故七，如晉重不納，只出兩比，宜蕪兩傳，搃是不自強，但上根辱字，下根耻字，上雖曰困于心云云，然說困辱可以亨入，逆時字，上左命，下雖亦有保生免死之時句，然說憤耻可以奮入，逆心上立命，起。舍中軍，三卿伐，平立，不與。內君當內制外凌之時，其自矣，可責矣。只三卿伐，不與盟同。○出舍中軍，如晉至同。

此傳是搃註，叔舍一生事，非專註至晉也。此題以宜重以禮，但與善姓氏耳，文中須重發社稷之衛，魯之督，大夫大有益於國，防公卒不用意。



意如至 叔舍至

經於大夫歸國固資而待之異焉  
原主須否分作各遊平日事主之忠不忠說起側重立貞上  
能大夫執而至於則名是通例非特名意如以與之側舍亦是  
講舍處要起意如相形

○築即固 執舍至 陸出一此  
春秋特表大夫之登為其能當內外之強也  
以本比書法問起碑作要表社稷之衛意南遺之媚意如之  
逝司分引

上比易勉奮同蓋伐管之凌昭子以三命為卿季孫抑之昭  
子朝而命更將身之訟云云此勉奮以下事也或連伐管出  
如晉昭十年楚平公昭子舉高瓘以戒諸大夫不使季氏此  
二比俱未確○責逐君并邪死事左情俱在舍卒下或固遂  
君宗而出孫奔伐責意如或又因舍卒在野野井下而出野  
井代邪死事俱認○日出舍中軍允認社洩之不欲與是精  
務子而昭子方有家難未嘗止也

或出築即固勉奮俱主不順於強臣不成題  
○築即固 舍至叔舍夫公 陸費孔子  
舉有贊之臣而內外肩賴矣

○滅巢 加入郟同  
經紀八夷失守志危國之漸也  
定邑之也句極重四竟國都之守句本此句來邑之而乃失

之是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也要見境與都相表裡方發得入  
部之漸意透勿泛也○不能保境由不能制隣來 春秋內失  
地以下是垂戒意胡氏為南渡之地日蹙故借此發傳以諷  
時事之浸頹頹嘆出來

○入州來 滅巢 入郟  
而視外夷失守之患而保國之道見矣  
上責其王下責其王四隣四境傳本沈尹成語四隣指吳言  
故曰制也若制其強使畏我而不敢侵也所以州來為隣大  
誤州來亦楚邑但視巢較遠耳封境震與四境四鄰之常兩  
境字正相應州來入而不能制其勢必至于封境震盪而巢  
滅因之矣巢既滅而不能守境勢必至于國都危殆而入郟  
因之矣傳意有連株下○封境震盪指巢說曰添雜父長并  
同甚謬今去之

○入州來 吳滅巢  
強夷而失守而不知其禍之漸矣  
重不能制不能保上要發二漸字封境震正指滅巢故文不  
可大開

○入州來 長岸同入郟題上此作封境震固謬即把作凌楚  
之漸州來見入便是凌楚始事矣亦謬

○入州來 取汶陽 吳滅巢或加取郟田或加滅州來  
臨重失地之罪故諱於內而詳於外為

○入州來 取汶陽 吳滅巢或加取郟田或加滅州來  
內以諱為取在不書取齊取上見說明善法慎發意

○入州來 取汶陽 吳滅巢或加取郟田或加滅州來  
出滅下陽取汶陽同○外取滅隨易竹可內失地易歸三田

○入州來 取汶陽 吳滅巢或加取郟田或加滅州來  
同

○入州來 取汶陽 吳滅巢或加取郟田或加滅州來  
同

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  
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恐性強於為善  
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執侯觀意如之  
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  
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  
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  
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  
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音註 意如稽顙於昭子叔孫以逐君  
責意如事見左傳二十五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郟登卒 音註 平公卒子  
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  
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郟之漸四鄰封境  
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  
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成以此  
為亡郟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  
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  
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  
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甲戌王二十有五年 音註 置頃九齊景三十一  
甲三年 音註 置頃九齊景三十一

二晉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  
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備比宮喜鄭游

同

同

同

只以陽吳滅巢二比作園彭城傳題勿誤認

春秋以守土責人君故外之取滅皆書焉

春秋而示意於邑之得失而知能守土之謂君也  
一見滅於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是不能保土也人而不  
君也巢楚邑郟郟邑要重看

合如宋  
現外君有私親於內臣而後之仗義為難矣  
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曹氏也只主曲棘傳然則宋元意如之  
外舅句以欲後語發之季氏使正躬逆歸作束

○黃父  
春秋以正待勤王者明臣職也  
以入心之公輕起倒以正待人作異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  
不可邀賞也  
加居望去同入王城狄泉立朝只以邪不勝正引起如卑  
盜賞云云傳明說後世或擬出戒甲嚴禁等語  
劇田邑踐土弓矢俱謬  
○黃父 會扈

春秋重王事而不輕有節獲取焉  
使以王事為使以有功于王而獲之則臣子之職謂何使  
以無功於君而使之則成周之令謂何曰破以正待人以怨

待入下傳無此句係杜撰

○黃父 携李 加二入共同  
春秋以義律臣子而重其所當為之事句  
通在至入書法上命不義勤王示臣道不歸復也示子道

經望望而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之也

○大雩又雩  
望國事禦災之文其不自省甚矣

以入勝天是宜王事應二雩以德消災是商宗事應求樂修  
政任賢所謂德之平也以天時養禱之心發起而以列位  
有人用以字點入昭公至是枕不自省至是枕不四字要說  
得割切

○求樂 二雩  
經而求樂異之變為異內君之不自省也  
○公如晉五年叔齊謂公有家囂而不能用舍至 求樂

辨經新旨

春秋卷之六

吉晉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音註

簡五計反黃父晉地即黑壤父音甫○於是  
敬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蒞問  
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  
荀燦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書  
克鞅不書書克  
鞅是討子朝也

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  
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  
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  
單旗劉蚘之屢敗故王初立子朝之眾召  
伯奐函宮嚳比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  
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  
無異議焉是知理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  
庶孽配適奪正正於滅亡而不痛者不知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  
之會王事也而無美則何也王室不靖亦  
惟友邦冢君克儉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  
人任亦何美之有况於譏貶足矣此春秋  
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  
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矣義矣

故曰來巢

傳曰鸛鳴不踰濟七水東北會于汶魯在  
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  
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鳴宜穴處於下  
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  
國及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  
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卷之六

二考 只合至二考同  
內君枕有可為之機而格天之字道可罪矣  
人存天祿碎葉倒置昭公不能修德上博中考諸列位二句  
正指子家鷦或出叔舍就可若然取則則不欠知  
或只公如晉隱令至令主不用而督但傳至明服且子家此  
即上題已屬借情以可脫母出子○子家此或易野并昭不  
听子家亦君不信之言於文理尤欠順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  
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  
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厲虐相繼而  
起有鶴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  
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視諸天時則  
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  
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  
維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  
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  
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  
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  
消災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  
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  
音註 雨雹地  
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於經重見三年四年大雨雹十九年二十  
三地震旱乾為虐相繼而起事見三年六  
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  
此年七書靈彫音融又音同

孫齊次

內丹去國由昧於處危之理也  
次陽州是事實孫字是書法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初狀應正  
身率德向以群小謀之庶擇任忠賢向消息盈虛之理要甚  
秀

作三軍宿衛入郟庸公在楚宿取于舍中  
如

現強臣熱賦專兵之久而為之宜以漸矣  
不重斷罪只要見民賦半入軍政在手明季之不可輕去總  
責昭公

加遂得如始失政歸父奔烈奔是金傳題一套做  
再加孫齊倒作

救台八 公在楚  
凌小取邑而軍政在臣臣夫

受命而遂入取邑而不聞微有淺深且隣既本邑亦自分別  
要見在宿之時已然而况于意如云云

兩即忠謀者之易去而見強臣之可畏矣  
兩邊皆謀去季氏而一亡其族一亡其身俱要於血敵敵謀  
意庄言一動要於上云自行父之時已然而以意如下云自  
十教年之前已然而况今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音註

陽州齊

邑孫音通往也○公行書次自難以來未之  
有也於是再見其再况何以昭公之失國不  
可不詳其  
所往也

內出奔稱孫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  
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  
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隔西北隅以  
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  
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  
氏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  
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

卷之六

卷之六

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  
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  
逐愆蒯一劬而公子怒奔魯之群臣亦無  
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確之時也  
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  
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  
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  
之其及  
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音註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  
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  
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  
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  
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爲  
夫人而不命收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

野井  
証於大國皆內難而交訖其昧禮焉  
以正身治人爲禮齊以扶君抑臣爲禮  
明其無納公之寔字可借用或以罪容是  
欲倒置亦是未究傳雖字又字亦字也一  
爲禮式猶取頃句傳云非所以考禮也彼  
爲之禮何此只其與與碑是矣句象不  
野井亦有子家焉然但本此雜出  
或加聖齊乎影聖吳比諸影喪齊歸俱無謂

題用禮字較整且頃句傳有專句母家報怨句故雖請王命  
夫可言禮此則修方伯之職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况納  
公乎更參高張信傳自明  
加令甲軍公如晉主政令在家二句倒照公乎句  
舍中軍公如晉五子家謂  
內君歸之奉於表政委贊見之也  
出三知伐以揚州同  
野井亦有子家焉然但本此雜出  
或加聖齊乎影聖吳比諸影喪齊歸俱無謂

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  
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  
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  
其言曰自昔疵以酒請致干社將率敝賦  
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干社爲臣誰  
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  
公亦明其無細  
公之實機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音註

今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是也○元公卒于景公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  
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  
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  
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

齊侯取郕

直紀大國取邑而內君之失道見矣  
加居郵主齊不自取而為公取使居之句如巢  
次陽州一取郕  
兩即去國取邑之事而君臣之失職各見焉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取字重首各諭其取要發變常意

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郕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郵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是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郕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若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春秋特紀內君之所寓存一國之防也

居守重者存防處全要務非大夫所守專意上地人民挑誘居守重者存防處全要務非大夫所守專意上地人民挑誘  
春秋訓尊君而行天下一國之防焉  
加河陽晉陽叛如傳持下做二服仍攪到存防上分貼兩開少趣

河陽 晉陽叛  
現避舍專邑之亦而見本入存防之意矣  
主諸侯避舍云云疑上存天下之防下存一國之防須知作處以教訓天子避舍罪專邑非也  
出王所入處叛同或出陸圖許許不朝統秦執防欠妥

○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而廢義者之罪重焉  
以季氏昭公提起倒景公作仍以季昭番入攝收不善齊師

乙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樂元年秦哀二十一年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見于郕

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郕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郕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而書公圖成。

○郭陵  
即大國謀內之好而見似主貪利之效焉。  
主意如至德要義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此齊景以納公之  
業以為糾合之謀于敵于沙之所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  
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  
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  
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知魯卒于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  
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上師有濟也而繼  
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休於邪說為義  
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  
昭公之不拜齊侯之不能脩  
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音註 為于偽  
反鉏任  
居及休雪律  
反帥所類反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音註

鄆陵地鄆音專又市轉反○此參盟也參  
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晉不

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管盟下諸遂十  
九年宋邾鄆徐管盟於蟲則諸侯有不待和  
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音之不復  
主盟也豈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辛卒音註 平王卒子  
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音註 言始得京師也

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  
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  
室亂矣入無是諱焉爾  
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日入于京師者京  
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  
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

入成周  
祀王道之微有貽其禍者矣  
王道之微自天王為臣下所納上見收書成周 文武都豐  
鎬是為西京周公營東都於鄭鄭是為王城別于洛比營下  
鄆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于朝之亂其終党多在東京敬王  
畏之故完成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子嗣齊

即歷年之無成可為狗私者戒矣  
是非之公只提起同而矣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註明利害  
以戒後世不必承作罪景王語○加猛入王城同再加居皇  
立朝亦同  
或加比歸陳蔡歸主取固有五利句  
出歸贈平王荀息主伯服中生二段要發兩其意○及荀息  
晉獻朝奔景王同意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  
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  
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  
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  
寵愛子朝將所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  
疎薄子猛將難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  
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  
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特正人心之所  
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  
能復宗周之盛中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  
不能勝至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  
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

景王寵愛庶孽弱  
其世適之罪著矣  
音註 知音習驟音瀝還  
音旋孽魚列反適  
嫡音

人

祗

子同生 公即位文 下易金於丘主求表公  
君存而國本之 句原命秉政大臣故以伊召孔明當之此  
等服何切且所定所立不可出兩人而子同未定又可謂定  
乎○或出首上定子同于此乘王於大臣稍通然不發喪  
而告誰豈社稷嘉靖人元聞言乎亦謬

為後世戒可謂  
深切著明也哉  
音註 惡鳥故反  
適音嫡

丙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二  
衛靈二十蔡昭四靈定

十五葬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  
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絺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音註 公子光立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  
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  
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  
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  
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  
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  
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  
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

○會處

經不畧謀義之會而見所收之情焉  
重不以一人察衆人上成因事依傳况字入不可兩平  
取舍即於輕重內見之近有謂事孰大者勤王者况字是例  
重語宜側在成周上恐未然  
盟處之十五商人會處  
春秋不樂畧伯國狗利之事以大義之犹存也  
傳引上比來以此會書法同單作爲是

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  
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  
立進退出於群小開寺而當國大臣不預  
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  
國弑君之意其音註長展兩反祭側界反  
經世之慮深矣音註聞去聲召音邵寺音  
特焉於虔反  
和息亮反

楚昭 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 項士鞅宋 樂祁犁衛 北宮喜魯

人邾 班人滕 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周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  
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  
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授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開魯無成死  
之二子懼皆辭乃爾小國而以難復文十  
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  
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  
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  
序何也曰列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  
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  
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  
聖人取舍之大音註爲于僞反  
情而輕重審矣音註舍音捨

冬十月曹伯午卒音註悼公卒弟  
聲公野立

邾 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如齊至居鄆  
使宰缺享大夫之禮也請自安齊侯不在也見高張信傳  
微君之躬句



丁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 齊景三十四 衛靈二十一 蔡昭五 鄭定十六 曹聲公野元年 陳惠十六 楚悼四 宋景三 秦哀二十三 楚昭二 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音註 乾侯晉境內 邑在魏郡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音註 定公卒子 獻公薨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音註 悼公卒子 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辰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昭六 鄭

見高張言 經紀大目有難而一訖其失職焉

稱主君比公子才也豈得礼乎礼字与野并傳礼字同有不可輕 孫齊見逐不討居鄆海恤不納如齊后鄆使宰獻高張言 稱主君

即外所以兩微內君者失職甚矣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既不當微其故諸侯失國托于諸 侯禮也又不當微其躬 只如齊居鄆外高張言單主微躬以礼与辞作司

春秋兩紀伯國省雅予不職訖失職也 主齊之先世堂主夏盟句桓能昭太公之回取景不能昭桓 公之回取 上易此否桓主盟伐楚太公受命會仲結宜倒傳

獻公薨元年晉聲二 陳惠十七 起時五 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音註 高張高 偃子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可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可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久立於其朝魯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音註使疏吏反公豈得禮乎音註帥所類反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請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階穿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

現內君之失民而自矣甚矣此傳是因鄆潰而求其故因斷昭公自矣之甚字要於

經內君當外深到子君之意焉不與孝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訛諸侯帶於二股俱責不討意如

討意如加孫齊居鄆潰只办起善法○再如在乾侯卅一在乾侯卅二只照每歲句○止加居鄆以里詞存防特詞存君分在漢四封云云正与居鄆傳相發

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音註微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音註知陵反音古獲階穿之音行下孟反

己敬王三十年音頃十四卒亦景三十六

丑八年音三昭七鄆獻二曹音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口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

北齊新書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音註 復 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音註 去此聲○頃 公卒子定公

立午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庚敬王 三十有二年音註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 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

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 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李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徐子章羽奔 徑絕被患之小國以其志不立也 見城譚傳要發責弱者不自強於為善意

世○適歷

徑於作臣惡而宜罪其笑飛鳥 士韓貨利是事實寃以會禮專罪晉君惡在晉實主明一乘新 於昧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意陸道語是引証首端只可 帶言旧以君臣並責未見 公圍成貨齊 梁止批會處貨晉 范鞅 大夫之拒君兩於行貨見之矣 加立燭官則以致賄致禱分大意同 公圍成 滄歷 二國狗利而党惡皆恃君臣之義也 以行貨齊晉提叙起分作齊景惡果在提之言晉定惑范鞅 之言后以從自及帶之 晉陽叛 高張奔 從自及指田常復齊六卿分晉与二此言汗

適歷音註 驪力狄反適歷晉地○善公在乾 侯李孫意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

人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 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 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 之時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 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 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 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 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 煬官求君不入及其行也猶欲絕其兆威 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 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 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 不之罪而反與焉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屈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音註見音現書之意矣音註下同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音註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音註傳曰邾黑肱也其不繫之邾濫嘗自列於邾也邾不曰圍衛戚取邾不曰取我邾皆如二君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有食之

辛辰王二十有二年音註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

黑股奔同車夷

吳伐越吳備吳曾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據此主高力之始事作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

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

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音註世叔申

孫也國參子產子也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成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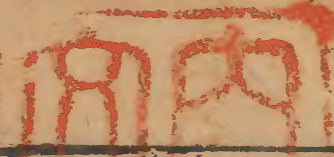
城成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於城則不可言京師矣寫上京師不可係之入言入則非京師矣同意秦離降為同風向聲也稱成周亦也

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 十有二年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有推挽之智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



二君之復國以臣無世叔而君有多助也  
上與季四世專柄下與昭不用子家○或擬執祭仲雖奔雖新無當  
加孫齊乾侯倒本服作  
敗獨友如陳行父城費宿伐言意如孫齊君其計之弗所野非不如之晉弗所  
強臣而必下主衛之必無幸矣  
臣自魯君拒善皆不能復國之故依傳散作不必分  
世知事政之父非君福也  
東門遂殺遄俞起故曰于此君也四公此傳就世始俞起故

曰至於意如四世不可混

春秋詳紀內事所以微君臣者至矣  
絕此公誅意如全在書法上卷○首二此若易孫齊居鄆是在乾侯傳

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者

### 春秋胡傳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卷之二十七

麟經新旨第二十七

春秋胡傳卷之二十七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定公上

壬敬王十

元年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

通元年陳惠二十一杞悼九宋景

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閻廬六

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

春秋畧謹始之文以始之不正也

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昭公薨云云不可也是魯國無君季氏廢太子衍云云意如者也定公無正始無君無正是一時事却重無正也季氏廢太子衍句是事實非先君所命初魯受之於意如是斯罪語也臧氏傳意故以未知已之有罪結之主人謂定公墳謂經傳謂訓姑蓋定哀魯微詞假使定公習其墳而問其辭亦不自知其罪也

春秋卷之二十七

春秋卷之二十七

○執仲哉 加城成周只作事實

伯國擅刑於王都春秋深謹其無君也  
不告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一句下不在京師則執而歸  
之可也惟其在天子之側必當告諸司寇矣雖以王事討有  
罪向重者惟初字對纂欽之萌嚴霜之漸城崩漸在不  
忌天子一念上書法只重于京師三字

執要者稱人執仲哉稱地  
伯討君臣之罪皆罪其專與  
邦典邦法分貼上以伯事討有罪不得京師下以王事討有  
罪不告司寇

上易執曹婦京同但分予奪耳

執仲哉 執樂祁  
春秋兩於伯討而仇其專與私也  
仲哉固有罪然不告司寇而執於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  
長也拚樂祁雖有名然不由晉君而出于列卿之意下移之  
禍不可忽也

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  
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音註  
見音現傳  
林戀反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音註  
幾音机天  
夫專執於

始是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邠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  
人執仲幾於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  
罪可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  
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  
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  
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欽之前履  
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  
音註為于  
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音註偽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辰公即位

戊辰即位  
經紀國君定位之踰時見國本當豫也  
重於亥戊辰既喪不至原不可立喪至而猶俟六日故云遲  
也貴早定國本只在即位上倫非定儲之切全重垂鑒不可  
斷罪以意如專制擬起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  
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任是月之  
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  
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  
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  
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  
之後公子宋自壤隤先人猶未得立是知  
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于兩  
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  
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  
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  
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  
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

行事為音註賁音奔賈從回反  
未鑿耳音註何音箇見音現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音註煬羊去聲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甚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音註中陟仲反應於證反

癸敬王十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四衛靈二十  
巳二年七蔡昭十一鄭六置隱二

立煬宮  
煬國崇遠祀經其非札焉  
煬公伯禽子考公弟以弟繼兄者也歷二十餘世矣立之不  
但耐禱亦以掩舍子之弟之非耳專責季氏一

隕霜殺一  
即天道之過愛見失刑之應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此季氏專刑罰過當  
之象

楚人伐吳  
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柏舉傳塔作皆懷謀楚之心作  
文借長岸傳

新作門觀  
望國習借以與後經示正本之意焉  
自正者物必正向最重定公初立在此難之時理所當為正  
宜如此須流他處宜草之時終不能草意通經與後皆重勞  
民以此重取臣須也  
作商門 作門觀  
兩仇伯國借制而保民取臣之道寓焉  
制而以此民取臣對上用史克以作泮宮為美証下用子家  
駒以反兩觀為傍証

冊

陳惠二十二紀悼十宋景九秦  
哀二十九蔡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音註觀音貫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訛借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  
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  
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  
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  
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  
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  
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  
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



如晉至河澗  
丙君見拒於伯由嗣立之冰正也  
見臬臬傳左傳雖無事實以昭公如晉例之則知此舉必為  
且定以得國非正不敢告於晉故晉怒而拒之後棄召陵之  
舉劉子及諸侯皆在故求之耳

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  
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  
國命其敢乎習旧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  
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訊之也  
甲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  
午三年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  
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  
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音註莊公卒子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音註拔魯地公  
羊時作拔

甲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  
午四年十九蔡昭十二鄭獻八  
四弒陳惠二十四空杞悼十二卒宋景  
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音註惠公卒子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

靈懷陳子鄭伯許男隱曹伯隱莒子公邾  
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祀伯小邾子齊景

國夏子召陵侵楚音註晉楚交兵止此○傳  
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  
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  
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  
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兢而能合諸

伯國秦天付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楚深不密不討在在索字三年字上執別元若十八國不  
於王若只少得王命耳權狹也有荀寅者四字家有味正与  
下漢薛恭人遂字相左如此盛舉只一个荀寅便壞了事何  
寺可陋全要形索陋字若徒誇貪利賂又便無味侵字不是  
祀寔在借潛師掠境之意以陋之然當時唯到召陵就歸了  
蔡侯而其寔不食伐楚非聖人削之也左傳亦止云謀伐  
遂侯楚城濮召陵侵

伯討可以執二伯而沮于利可陋甚矣

比斷中要發可惜意

召陵 召陵侵

徑於伯主據外美其近王夷陋其罪王命也

上重立師強敵服下重立請王命合諸侯起方有用上用太

公下用文公

上加遂伐楚同以專命奉命占起

城濮 召陵侵

晉先於晉克荀寅

召陵侵 吳伐我

陳命委國之失接於勢而並見矣

命不可陳况兵勢可為子國不可矣况國勢足守乎兩凶有

二人証

滅沈歸 圍師

徑於外臣畏小兩若仁之罪焉

仁者以大字小罪姓仁者殺身成仁罪嘉題不出殺之不用

蔡侯

加召陵侵只倒凌半傳蔡侯視楚至及執一段作却重蔡侯

不重姓

傳引齊陽歸專以書殺之書法題不出殺之搭曹陽小罪

城沈歸 圍師

屠小村殺者皆味反已之道焉

蔡昭以所惡于前者先凌使至公孫翻之及於三家以所惡

於下者事上不知家諱之疑其淺也

○泉馳

春秋和盟而著內焉求接之志焉

言及是事亦只於他受國有歎而求盟便不傳源無斷罪培

凡舉只帶一句非義所係言非意又所係蓋刀使必序見

有許多諸侯而竟以利陳方是得陋又係於序也泉由之盟

第書公及足以顯魯志矣又不係於序也則謂其開于天下

之大又深甚

加公即位如魯漢只入叙事○再加召陵侵只顯凡舉書法

○召陵侵 泉由

經犯兵信而詳畧其詞亦因其事而已

只主序不序搭來不可以魯私對晉陋宜提開起沈書法上

渾察周旨云傳意重在借泉由以形召陵亦一見

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

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

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

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

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

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

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

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

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音註 傳林戀

偽反暴滿卜反

還音旋下並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音註 姓音姓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

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

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罪家為敵所

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交

後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

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

小而弱乎沈雖不会召陵未有大罪惡也

而特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宋

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

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音註 覆音腹惡焉

反死去声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音註 臯馳鄭地即

成臯也馳由

又及○有晉侯在何以書及諸侯盟非晉主

謀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

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

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

於是特

相盟者矣

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皇馳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音註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音註劉卷即劉卷也卷音拳又音捲

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

楚人圍蔡為沈故外夷肆暴夏法之亦不貸也見柏舉傳以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蔡長既不救之罪

○柏舉敗奔 蔡人圍蔡之美即盟伯主矣又之罪也首段稱子明是子吳次段書以明是罪晉何以不言救一段辨明子吳乃全人樂子人為善也即以是首段之意非另一書法也桓公卒雖有救蔡然左傳云無歲不有吳師蔡使因之云云初蔡與同往則明是伐楚蔡不謂言救蔡即非有蔡請亦必伐楚但後有鮮虞圖之功至人因而與之其達天子之命句重應前王意兩當討而不救向亦因晉人請命句說果不可與成伯功乎符以弱而能左右之也即前段中自早所蔡意就其所蔡抑強現吳善就其賜于所蔡抑強現吳善就其賜于所蔡

晉說作非不通只恐說作未先例重罪再出也而把子吳反累子非得意耳囊瓦稱人文未帶之瓦之食措喪馬言勿逆○柏舉同上但不用囊瓦耳或偏重罪非或偏重子吳而以晉伴燕亦非蓋傳意本以吳之易盟晉之難非以晉之難盟子吳之易也

救於周是故時卒之也司馬遷於諸侯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音註士鞅即范鞅孔圉乃

葬劉文公音註劉文公即劉卷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音註柏舉楚地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囊瓦即子常也○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愬

春秋深惡貪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貪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二意串下還重貪上人臣到貪以取  
國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死則益見其可恥耳

楚人圍蔡 柏舉  
遠人當外橫而洗義以恤患春秋深善之也  
將楚獲重捷却只倒子吳一意罪晉亦畧見

圍蔡 吳滅徐 楚人伐吳二年柏舉 上隨去一凡同  
經善遠人之恤患故不計其心而進之焉

重講吳善而以滅徐伐吳辨一段於後所謂皆懷謀楚之心  
也軍羽之符怒激於掩餘之封疆章之捷計行於舒鳩之誘  
只楚人伐吳柏舉同但直就謀楚之心辨起

殘土 平丘 長岸 雞父  
即內伯外強之迹而恤患之難易可量矣  
要暗會恤患之必宜在晉而不在于吳意後微明

○召陵侯 柏舉  
較內外恤患之難易而矣又若之罪者矣  
全以吳易形晉難非謂晉遺又於吳也此新泥殊收書後書

以 加訖城 緡澤 同 鍾離 長岸 同 只以晉伯吳強引起  
召陵侯 柏舉 入郢

傳中無入郢比主奉王命而繼以愈違王命而繼以  
○柏舉 入郢 益來  
特取恤患而不帶國恩見聖人之道德矣  
聖人道大德弘舉與人為善故畧其陽聖人道陰德大不念

旧惡故彰其美  
柏舉 吳救陳 加楚圍蔡結伐陳同  
經於遠人之恤患有進之以罪伯主之怠有抑之以中國之  
衰 書子書救引起重書以舉其上

吳入郢  
經聖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狄道重九男女之配上一傳以倫俱承柏舉來作文常要連  
上功罪比斷方見善小惡大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  
号乃為聖人之公心乃為奉天討大抵聖人於吳只許他救

○柏舉 入郢  
一事而忽為與與聖人亦同之而已  
無毀無譽合二比方見

○柏舉 入郢 益來 歸益 以入和傳  
春秋公賞罰之權而善與惡並相掩也  
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向上曰司下曰行  
至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宏俱只一意

春秋十七卷

之吳吳子只師以伐楚是則吳狄憂中國也  
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皆進吳也而楚囊  
瓦敗 稱人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  
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  
不悛復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

也吳能自卑听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  
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  
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

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  
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  
故召陵之會六合諸侯而善侵楚相舉之

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  
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  
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

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愛  
中國之笑也聖人道大德宏舉與人為善

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  
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賤而  
稱人春秋 音註 獲去声 長上声 峻音痊 復

之情見矣 音註 扶又反 敗必邁反 易以歧  
反 音 晉 鄙 反 樂 音 洛 見 音 現

庚辰吳入郢 音註 郢楚地文 王所迁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  
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

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  
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

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  
固將極已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

父兄繫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  
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

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  
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

春秋十七卷

春秋十七卷

春秋十七卷

五、於越入吳  
春秋初紀強夷之被患戒力勝也  
見哀十三年入吳傳要貼初書入吳在柏舉之淺意只說力不足不特力之報

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  
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音註  
丙敬王十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  
申五年  
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  
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  
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音註  
傳曰越人  
今日於越復從其  
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

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尹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

吳入越  
不書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盜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音註  
見音現定雖受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  
傳昭公五年辟音僻傳林亦反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音註  
婦之子即成子也

卒  
舍中軍叔豹謀空牛戊辰即位定厚意如  
私勞不可以廢義而內君之失見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丁敬王十  
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

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  
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獻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音註游速大叔子○  
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音註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  
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

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狝侯犯陽虎之專也  
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矣微

公至自侵鄭

滅許斯歸一  
小國被患而甘自屈所以絕之也一  
見滅黃僖以歸者既無免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皆向罪即  
意只提起

伯、執樂祁

私意二字極重使范趙方睦云云正見他私意可以私而  
則亦可以私福人故德東之曰成福之柄後矣此與樂祁見  
執獻楊楯也意不同全要發感愾意不貴新罪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  
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  
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

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  
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

公廢為家人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音註飲於鳩反循食允

反賈音古  
使疏史反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戊敬王十 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邾獻十一曹

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註 鹹衛地○此特相盟也特

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即上亦鄭盟鹹 齊衛盟沙 沙之盟由盟鹹公於衛而來亦是一時事故初歇衛云盟于沙成而鄭叛作文主款而衛帶之頃本召陵求實焉于是乎失諸侯方音定

齊侯衛侯盟于沙音註 沙晉地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音註 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已敬王十 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邾獻十二曹

靖四卒陳懷四卒死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音註

公至自侵齊

入○侵齊至 侵齊至 望國而犯大以結怨其求成有自矣 見齊齊卒此及齊卒之張本也陽州門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鉏之鉏原丘攻而主人焚衛陽席有丹猛之訊

○公危 經主重衆之文戒臣不可專兵也

此與禁林同例但禁林重謹禮此重謹兵專兵不責士難

玩於以見人臣不可云云不可字只是重戒再傳中曰重曰

不敢輕俱自春秋立法言後云王法即春秋之法故曰春秋

之義行則不待為爾矣通篇在善法上說

公伐邾師次于居蟹帥師與大夫大夫帥師師重于君

會危師重于大夫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音註 靖公卒子 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音註 瓦衛地東郡燕縣東

士鞅而曰公會晉師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

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郟自

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

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

于瓦勿諱可也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

春秋而於伯臣用衆而示謹兵之意也

經師將之例有常變總見大衆之當重也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經師將之例有常變總見大衆之當重也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大棘會危 常例易他服皆無味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音註 懷公卒子 閔公越立

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

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

侵鄭衛又明年及齊

平雖魯亦叛晉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註 懷公卒子 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音註 此其言遂何

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

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

侵鄭衛又明年及齊

平雖魯亦叛晉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註 懷公卒子 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音註 此其言遂何

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

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

侵鄭衛又明年及齊

平雖魯亦叛晉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註 懷公卒子 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音註 此其言遂何

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

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 衛地

從祀先公

先公閔公僖公也陽虎欲去三桓而為此也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非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講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

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室玉火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音註馮山字允迪普州人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音註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

弱○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也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孔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庚敬王十

九年

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公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

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音註 蠆救邁及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周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誠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音註 璜音黃繫扶元及斃於院

九得寶玉大弓

此題是即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爲不恭須有分曉不恭字與南敬之心相應魯失其政是病根陪臣專權由失政來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字極重看雖字枕字即此可見魯事之非矣故總之曰其然國乎此義行三句正打轉魯失政來各知所守之職則有國守國必不使政板下遂有家守家必不敢上涉諸侯政既不失而陪臣亦豈有擅取之事哉

反琰以再反分扶問反見音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音註 五氏晉地。外會書次自厥貉

齊衛以五氏五氏晉地齊在五氏衛往助之與國流竹伯之謀而伯業之衰見矣見朝形傳前此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猶不可故托之執結以燕歸耳自至是則頑叛矣

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侯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諸侯重絕晉也

秦伯卒

音註 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内閣  
圖書

圖書  
印

卷之七

